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叙

余嘗考覽詩傳自西河衍派已後若中公之為魯轅固生之為齊嬰之為韓大小公之為毛也四詩授受後先約百有餘人一

時雖帝王之尊有元成明三帝
楚元千乘二王莫不北面受業
其爲師承若斯之盛也顧班志
所載僅存六家其後齊亾於魏
魯亾於晉韓亡于五季特毛氏

巋焉獨存凡以後来裒彙無杔
耳雖賴孔氏正篆存其萬一然
自炑牙纂義之後迄于今代儒
舊又不翅數十百家所称歐穌
嚴呂諸說彰彰無論即如陸元

恪草木蟲魚蹤陸農師物性門類之專餖飣也王景文揔聞王介甫新義蔡元度名物解之害穿鑿也鄭浹漈辯斥毛鄭陳鵬飛不解二頌之刻意頗僻也均

之自伸其說棄薄古初偏至無
當獨宋王伯學詩攷一書其所
採拾齊韓魯三氏以及古什遺
亡至於子史百家罔不搜羣使
後人稍得瞻見昔賢說經之異

特於音叶未遑侳于急就篇注
時一見之而名物倫類亦復充
拓有待其足以稱博暢而示饒
贍也哉武塘沈仲容氏才藻孤
擅治詩有觧顧之譽每謂晚近

墨守一家言兀兀以帖括明詩
者不知詩之為帖括障也儻先
彥有知寧不為此經失嘆爰倣
伯厚發其藏書旁引博稽別門
相附以為儒家程朱而小序猶

有異論況它儁乎作古今論詩
考辨駕豐年羲農作始協響成
文才老當家而虞叶麻東作逸
詩音韵攷三星以心叅兩釋六
月建未後云夏之四月作天文

時令考中露為邑阮祖共列稱三國騶虞作圖官衣六有章命之別作地理列國服食諸考皐應不同說玉罍無明文斯干以更偸為美鼓鐘以南夷和籥而

薄伐出車歸之襄王作宮室禮
樂兵制諸考雕鷺非雎鯇鮦非
鱧茉管似李苦瓠不寸作蟲魚
艸木攷至於國風雅頌三百五
篇〻有殊訓字多别義上下古

令援摭琭妙綮若霞蔚而星麗
也作篇什異同及字異考計凡
攷之類三十而卷亦與考同焉
余惟
朝家功令紫陽不敢失尺寸即

大全具在亦且為舊宿玩怢若
註疏視猶怪閑艷說遑〻束為
蠹叢彼由不悟孔孟斷章及左
氏家語外傳列女諸書引據耳
此詩蒙所為局而隘晦而不光

者也夫詩由聲起與樂共源請以樂喻紫陽則畧英据韶準器諧聲中于今之宗廟朝廷自成一代之樂若大全則鐘律陰陽獻色元韵彖入幽微故是集註

門戸而詿蹝則維堂上堂下閒
考秩然而柷敔筦篌六多器存
聲失至乎仲容此編則大協鈞
天之響隱探黃鍾之微雅頌分
書夔伶遞奏絃匏竹肉縣咏一

堂惟審音察理者採聽而已誠詩部一臣觀也昔沈隱侯以四聲定韻而散騎常侍沈重更著毛詩義疏仲容復繼述於千載之下余獨不文以序見屬何異

興一派獨于詩敎拳拳也輙不

自揆敢爲舐筆

萬曆己酉醉李沈思孝譔拜書

詩經類考叙

昔漢之以詩授受者四家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趙毛萇齊魯兩家詩不存而韓僅存外傳毛公自負淂卜子夏衣鉢其後馬

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而毛學獨盛明興黜漢進宋一尊紫陽集註士浸淫於制科而詩又在若存若亡間矣余兄仲容懼詩學之

不廣也於是撿括經傳子史旁
及山經地志稗官野說凡關切
禽魚草木之類即單詞隻字手
為疏記上自漢唐迄今代按部
就班得如干卷總題之曰詩經

類考計其纂輯成帙裝費膏晷之半鋟畫成板又裝費硯田之半蓋戛〻其難之矣余不業詩於詩多所不解丙午冬仲容上公車以校讎之役屬余〻得年

業間為補綴鼓則仲容謂余可
言詩謬以序屬余乃余業春秋
而知與詩不遠也春秋君公大
夫凡聘問宴饗率賦詩見志若
甯俞不荅湛露之章范匄直承

彤弓之命人知其嫻於禮季札聽工歌十五國之風而一一品第其盛衰人知其諳於樂他如鴻鴈歷無鳩之懼角弓孫弥縫之賜黍苗興膏雨之懷草蟲鶉

弇隰桒募草謎晬森扈定七子之善敗並不觸發領會入於精微乃知春秋中坆自有詩及余讀詩而特覺與詩遠也何者詩之爲教妙在可解不可解會之

解詩於詩無當也墨守傳注者不離宋儒之窠臼而詩不解即風雅自爲適用以佐助謠識抒寫綺靡罕有能約之無邪而詩亦不解然則詩終不解乎宣尼

有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令學士童習首白伊吾一經不目爲博學資之津梁則借以供吟詠之撏撦已耳至叩以一草一木一昆一蟲之種性狀其旁通

於訓詁糟粕之外而獨悉其名狀無有也夫多識之未能而異事高談情性為仲容兄況酣此道不欲人訟習未師膚見而博採羣籍臚分門類俾學者從多

從入門以可解者收事物之名義復以不可解者存諸儒之異同合可解不可解而一之識範經之武庫而詩學之司南也豈若齊魯韓毛亙分宗派馬傳鄭

箋獨稟師承者同乎我余以家有子雲知其解者在旦暮故樂而爲之叙

麟水沈師昌撰并書

詩經類考凡例

一諸考不敢妄下雌黃傳疑之慎也解詁互有異同姑爲兩存以衷之窮理君子

一是編祇屬蒐紀斷無漏未斷訂定故自經傳子史以至稗編瑣録靡不該收盖宇宙間事未可執一將以資詳說反之約也

一次第先後並依經文間有錯綜如人物一考或因時代或因爵秩或因人品各从其類也

一逸詩似乎枝駢然皆散見經傳及諸子百家且理足千古采鑠氷今楊用修所云後代詞人剌

意莫肖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爰廣蒐以便嗜古者之窮覽

一音韻詩樂之總也自學者重談理而輕審聲音律之道遂廢古今病之輒漫纂切法爰始四聲迄佛氏三十六字母之等韻焉

一書肆僞行詩說凡舉業家童而習之目漸而耳飫者不復載入恐貧腐且啓玩也

一註疏大全全書浩瀚學者不便遍閱誰括其喫緊大旨至如古今諸名家論著或事辭詳核或確見不磨則全文盡載無所删削

一詩人微情婉致全係諸比興比興之寄寓全托之鳥獸艸木是鳥獸艸木者爲詩人傳神寫照者也曉暢乎此於詩解也思過半矣故其考也特詳

詩經類考校閱姓氏

弟　沈萬銘汝彝　沈萬鏡可茹

沈豫昌爾侯　沈師昌仲貞

從子　沈鴻起羽臯　沈鴻儀威如

沈元淙深源　沈治醇皇初

沈德滋君培

友人　戈靖邦殷嘉　馮盛世濟之

卞洪勲世甫　吳志遠子往

丁仕明建白　支如玉寧瑕

周宗文開之　錢士升抑之

張思聰達卿　孫茂芝若英
浦玄華天章　徐霖徵伯潤
浦玄度雅遠
檇李包世杰羽明　王蘭芳季常
戴灝升之　沈士龍汝訥
海鹽胡震亨君[illegible]　謝錫敎鴻伯
仁和吳之鯨伯霖　卓爾康去病
胡胤嘉休仲
蕭山來立相夢得　來立楧笵叔
門人趙　璧歸甫　魏廷相翊卿

魏廷楨慈無　魏廷鰻子黃
葉德基茂之　錢士晉康侯
王　佐佐之　凌斗垣麗天
卞洪遠子由　戈用忠藎臣
葉培忠孟藎　陳山毓賁聞
葉培恕行可　陳龍致仲發
張　猷太初　張俟劍君逑
盛國生寧侯　浦繼相士衡
武林孫大化公雨
德清許大受廓如

詩經類考 [illegible]

武康陳乾陽潛夫

詩經類考目錄

地　土　山　厎　泰山　衡山　嵩山
華山　恒山　丘　水　四海附潮汐　河
洲　谷　周行　崔嵬　砠　岡　江
漢　汜　沱　汝　墳　漕　陳　宋
寒泉　涇　渭　旄丘　泉水　淇　沛
禰　干　言　肥泉　須　新臺　二子乘
舟處　沬　桑中

地理考下

東徙渡河處　楚　堂　景山　京　許
阿丘　澳　頓丘　復關　泉源　東門池

防　棫林　澤　陂　南山　下泉　畝

阜　岡　陵　川　朔方　焦穫　鎬方

涇陽　太原　東都　甫艸　敖　漆沮

臯　淵　向　淮　洛　謝　滮池　商

殷　任　洽　牧野　岐　鮮原　靈臺

辟廱　豐　豐水　沙　潨　亹　巘

百泉　溥原　隰原　芮　鞫　郇　溥姑

梁山　屠　魯山川　附庸　龜　蒙

大東　鳧　繹　常　許　徂來　新甫

九有　畿　景

第七卷

列國考

第八卷

官制考

第十一卷

飲食考

清酒　齊　核　飾　醓醢　脾　臄

膴　積　餴饎　羹　毛炰　胾

第十二卷

服飾考

私　衣　衱　裘　副　笄　珈　翟

充耳　弁　韋弁　爵弁　錦衣　褧衣

珮　帶　琚　毳衣　緇衣　巾　屨

冠　素衣　朱襮　七衣　六衣　錦衣

狐裘　黻衣　袍　澤　狐裘　素冠

素衣　素韠　麻衣　騏弁　裳衣　絅

第十三卷

宮室考

靈臺 圜 辟廱 壼 廬旅 屋漏

明堂 廩 基 泮宮 楄

第十四卷

器具考

筐 轡 觥 方 筥 錡釜 車 輪

轂 輈 軾 軸 軌 鞏 鑾 重較

舟 楫 紼纚 鑒 席 綢 槃

觽 韘 羅 罦罿 升 簋 鬵

耜 牀 籩 豆 九罭 罶 罩 汕

簞 鉼 匕 杼柚 俎 筵 煁

石 瓚 登 几 筆 大斗 槖囊
依 匏 壺 卣 錢 鎛 鋞 櫛
鬲 鼎 鬳 犧尊 大房 尋尺 虡

第十五卷

珍寶考

玉 金 錫 圭璧 介圭 璋瓚 璲
百朋 鍛 球

第十六卷

禮考

釋禮 婚姻 喪 錫爵 灑掃 獻羔

第二十三卷

四夷考

第二十四卷

禽虫考上

鸕 鰥 鱮 貆 特 鷮

禽虫考下

鶉 鸞 晨風 駁 蜉蝣 鵜 蠆

鵙 蜩 螗 貉 貍 斯螽 莎雞

蟋蟀 鴟鴞 蠋 伊威 蠨蛸 宵行

鸛 蟻 鱒 龍 蜼 騅 脊令

魚服 鱨 鯊 鱧 鯉 鰋 嘉魚

鼉 隼 鶴 熊 羆 虺 蛇 蜴

龜 螟蛉 果臝 桑扈 豻 鸒斯

蜮 貝 豺 鶉 鳶 螟 螣 蟊

賊　鷊　蠅　猱　蠆　鴦　鷙　鷹

鼉　鳧鷖　鳳皇　貓　貔　猝　鶖

蜂　桃虫　禽虫總附

第二十五卷

艸木考上

釋屮　荇菜　葛　卷耳　葛藟　尨

芣苢　喬木　楚　蔞　條枚　蘩　蕨

薇　蘋　藻　甘棠　梅　白茅　樸樕

棠棣　葭　蓬　柏　棘　匏　葑菲

荼　薺　榛　苓　荑　茨　唐　麥

艸木考下

羣書字異考

詩經類考卷之一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古今論辯考

詩大序　　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
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
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
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當爲衷

周續之解詩曰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

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逮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仁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亡

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河水鳩飛之類是也有删去一章或一句者如唐棣之華素以爲絢兮之類是也支與祈招雖見春秋內外傳然其言不類豈亦删餘者與

班固藝文志曰詩言志歌咏言故哀樂之心感而諷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

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詩譜序　　鄭玄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熈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
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
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
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
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
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
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受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以上歳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歴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

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誦德之歌正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

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測其始於後詩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宜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

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叙其所見載之於卷首焉云爾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巳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巳有不

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姑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詞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取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于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傅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

屄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悉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旧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婦盖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國史則誤矣說者欲盖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馬氏曰詩書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于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後人所作藉令深得經意亦不過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如雅頌之作能發明所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則序猶可畧至于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

探索之無殊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蓋詩之難讀者多矣夫芣苢之詩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狀而已黍離之詩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若捨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

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爲訓而夫子不
删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爲征役不堪
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爲勞使臣
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
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此其
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
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
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
洧何嫌其爲刺奔乎盖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
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

之口則爲變風均一淫泆之辭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于愛叔段黨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亦既如序者之說求作詩之意于詩辭之外矣何獨于鄭衞諸篇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之具乎且夫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如桑中溱洧月出東門之墠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

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
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
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
無耻之辭夫子猶存之而不刪則不知所刪者果何
等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
之事蓋以爲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
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也愚又以爲未然夫春秋
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
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

文詞則其淫哇不經者直削之而已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于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于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意則是通書西銘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且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懟且諱者則知禁之使不爲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

爲愈此鋪張揄揚之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此詩之訓也

楊升庵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

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

讀詩　外傳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

可與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五常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詩論　　潁濱蘇轍

蘇氏曰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于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爲

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於禮春秋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于書出于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隷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于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

之不通矣夫聖人之于詩以爲其終要入于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瞻彼洛矣惟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惟鵲有巢維鳩居之嚶嚶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則必強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

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之謂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東萊呂氏讀詩記朱子稱其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因自謂集傳爲少時淺陋之說欲與呂氏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則其推遜之也至矣第呂氏專主小序與集傳大不相同然觀子朱子之意則亦未嘗斷以集傳爲是也

宋王魯齋氏謂今詩豈盡聖人所定容或所删之詩

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而漢人取以補亡耳陽明先生亦謂鄭衞之音必秦火而後世儒捜採以足三百之數者

楊用修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按孔子明稱詩三百又稱誦詩三百故斷以三百爲的及魯樂正雅頌得所可誦亦可絃誦豈絃誦另一種耶○五際四始按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

則有變改之政也詩有五際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夘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夘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夘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㝡其近之三家

皆列于學官世傳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
間殊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
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序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
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又有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今按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毛亨授毛
萇亨河間大毛公萇趙人小毛公也齊詩傳曹魏亡
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頗存然無傳之者今章句亦

亡惟外傳存焉而天下學者並遵誦毛公詩諸儒爲毛詩者至衆後漢有九江謝曼卿爲之訓東海衛宏授學于曼卿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逵又撰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今惟鄭箋盛行[illegible][illegible]也疏義相沿匯未有參考三家者至宋而歐陽公劉侍讀[illegible][illegible]蘇黃門各以其意說詩而程正公張明公[illegible][illegible]記其師說以傳蓋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始可得尋繹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言詩者業已知不專于毛鄭矣其後臆說者愈衆無復祖本而詩又以病東萊呂伯恭氏著家塾讀詩記總衆說

而融貫之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一語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雖其斷以己意超然前人意慮之表者亦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蓋其慎也朱文公深嘆以爲有得于溫柔敦厚之教至其作詩集傳言關雎取匡衡釋栢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注賓之初筵取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其閎議眇指多卓然獨得于千載之上者其自序以爲本

之二南求其端參之列國盡其變正之於雅大其規和之以頌要其止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修身及家以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可謂曰詩直其主于去序與毛鄭牴牾遂起紛綸之說迄無定論矣函史

循蜚疏仡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者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衣者也質桴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摻牛投足有詩之詞而未教唐虞有詩之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

後盛也陳言詩原

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又云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貴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

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個道理又曰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

袁了凡所著詩外別傳曰鄭玄作詩箋漢儒耻之謂五經中唯詩別是一宗文字康成以註禮之例箋詩失之遠矣　又云詩之得列于經其功不在作者而

在刪者盖孔子刪詩不惟其物惟其道三百雖多無邪可貫合者留不合者去是固聖人之詩而非婦人女子征夫野老之詩矣　又云學者須識風雅頌之義而後可以言詩風風也蓬蓬乎一日徧于天下而不見其迹怒竅吹萬昆蟲晝啓草木咸拆而不見其形鼓于玄冥運乎罔象此風之旨也詩序謂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然則雅亦風也又雅與俗對汨于聲利則俗而雅則超乎聲利之外縛乎塵象則俗而雅則出乎塵象之表此雅之旨也頌古容字詩序謂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全在形容彷彿不十分指切而想象發揮令人悠然而得恍然而悟此頌之旨也不明此義烏可言詩　又云詩之爲道正言若反寓言十九味一物之微而指陳甚大賦目前之美而寓意甚遠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愬諷言若譽同一慨嘆之詞而美刺各異同一加樂之語而懽恨迥殊

本末論　歐陽修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繫于豳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

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爲鄭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盖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柰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

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于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于聖人

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

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

思無邪論

許孚遠論語述

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于無邪之思皆出于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于人倫有裨于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萘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删定詩篇皆可施于禮義合于韶武

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即有意于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蓋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刪其邪僻錄其醇雅列于

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益主淫慢之說
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即釋爲淫奔爲男女私相
贈答及考申公詩說與毛詩小序俱有不然詩說小
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衛
風之木瓜申說以爲朋友相贈鄭風之將仲子小序
以爲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誤焉有女
同車申說小序俱謂鄭公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
而作籜兮申說以爲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
伐忠臣憂之相率獻諫以救其國故作此詩褰裳小

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風雨小序
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申說小序並以
爲刺學校之廢弛揚之水申說以爲兄弟爲人所間
而被讒者訴之詞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註
槩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
荅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
諷晉侯矣子齹賦野有蔓艸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餞韓宣子矣當
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于淫慢之辭
耶或曰然則鄭衛諸篇皆可謂思無邪者否曰未盡

然也詩經秦火篇章豈無脫誤余觀鄭衛及王齊陳
諸國風中朱子所指爲淫詞者僅三十篇除小序詩
說左傳確然可據者餘若桑中溱洧篇詞旨輕媟不
可諷詠又若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申公竝
不著其說故宋王魯齋氏謂今詩豈盡聖人所定容
或所刪之詩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而漢儒取以
補亡耳陽明王子亦謂鄭衛之音必秦火而後世儒
掇拾以足三百篇之數者俱不爲無見大抵漢儒尊
經詳于訓詁而不免或失之附會朱子釋經過于主
張而反或有晦于經旨魯齋陽明二先生知求聖人

之大旨而又未嘗參討經傳之說均之有所未盡愚故詳爲論述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論刪詩　　王厚齋

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詞或謂沔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他章

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爲何詩然
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刪詩辯　鄭樵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樂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于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于刪也夫迢迢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

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誦之及觀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盖以天下情性美刺諷咏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

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盖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辯 序作于衛宏　　鄭樵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槪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

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關雎序作于子夏王肅鄭玄蕭統皆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于衛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

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詩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决者有委曲宛轉附經

以成其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于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

作[illegible]日衛懿公爲狄所滅綠衣之詩旣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盖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盖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

知詩序出于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騶辟之詩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而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合爲文而取義者不可不辯也

讀詩法　鄭樵

詩三百篇皆可歌誦可舞可絃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絃之則寓其意春秋以

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絃誦與繹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諷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諷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諷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于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

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援引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為人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于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為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逵是說然後可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其爲孑遺矣崧高惟嶽峻極于天信爲極天矣必欲以實跡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于詩矣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詩有美刺　　鄭樵

詩有美刺美詩作于文武成康之世諷咏太平而不顯作者之名而况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橫恣譏訶醜亂之跡暴揚帷幄之私則其隱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節南山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傷讒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祈父詩曰祈父予

王之爪牙蒸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車馬羽毛之美其議之則曰舉疾首蹙

顔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其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鄭樵

何彼襛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于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康王今毛鄭以頌皆成王

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于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

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于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于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鄭樵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

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襃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鄭樵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爲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盖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

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鄭樵通志序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

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貢子夏在孔門未爲高弟至于論詩則與之至子夏又歎起予之嘆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衞反魯質正于大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

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于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

若美盛德之形容也于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則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離豳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豳爲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專爲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詩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

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鷄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

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乎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爪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之慮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其門人輩互相附和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

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眞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

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眞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㣧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物之難明者爲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旣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 文獻志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

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卒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

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豳風也

論歐詩解　通考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爲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之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典其受命之符卓然見于詩書者

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鄭氏樵通志樂略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專用以說義也自齊魯毛韓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漢初去三代未遠瞽史之徒例能謌也東漢之末禮樂蕭條聲謌之樂斬然矣曹孟德

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又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耳按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謌曰合樂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升謌者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一終三終則主人酌獻工焉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一篇一終三終主人亦酌獻之笙歌畢堂上堂下更代而作爲間歌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次歌嘉魚則笙崇

且又次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爲三終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合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備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客而遂出盖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首尾相承節奏有屬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鹿鳴一篇又絶無傳後世不復聞詩矣

升歌字空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是謂笙磬同音先之以雅終之以南弄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是謂以

籥不僭故關雎雖爲風始以合樂在間歌之後則末也故曰關雎之亂

古言云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辭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謌咏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

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詞而可謂之有聲無辭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詞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南陔至由儀鄭君註禮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註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哀

樂之情發見于言語之聲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至于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得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禮樂本出于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于山復雨其山火生于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註疏

風雅頌辨　鄭樵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于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

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
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
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
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
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
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
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
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
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為言有諷諭
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

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國風

孔穎達正義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于衛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

爲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後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衞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勲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衞國爲首邶鄘則衞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

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于衛頃國地狹于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于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詩皆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王也故次于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
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于魏下
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伯西戎卒爲强國
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
多昏淫國無令王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
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
譏次之于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
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
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幷言王世
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太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

襄公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于詩邠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或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既驅陷于彼俗更又小國猶邾滕紀莒等夷其詩蔑而不得錄以此 註疏

詩之爲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賊之事豈聖人教弑逆乎或乃謂宜取淫奔諸詩悉去之恐非聖經本意矣

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國風辨　鄭樵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誦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于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于衛而分爲三國之聲盖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

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于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于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公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

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于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于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于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于其間也至于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于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

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為幽幽大夫爲之
在盤庚時商以為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
得于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
之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
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盖樂者鄉
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
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絶也夫子平
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
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冃正而雅頌
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國風風此其分別

之大較也

十五國風一　　高似孫緯略

十五國風獨無宋魯或曰孔子之先宋人也魯父母之邦也爲尊者諱親者諱不列二國于變風之次且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是年孔子生八歲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周南下至曹風凡十五國正與今之詩一同未嘗有宋魯也宋魯不在變風之列其來久矣自周南至于齊八國與今之次序同自豳風至曹風七國與今之次序異蓋當時魯國之序如此熟攷之于史記左氏亦可以言詩

矣

十五國風二

十五國風次序或曰王黍離在邶鄘之後天子安得居諸侯後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邶鄘衛也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曰以其地本商之畿故在于王黍離上列為三國而不獨謂之衛也

風有正變辨

鄭樵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鋭也然有舍之而不徃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乃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

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涽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友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返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

二南爲正風　　歐陽修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

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王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于紂焉則二南之詩作于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後耳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

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論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歐陽脩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耳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

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于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于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于變風則文王之跡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跡之始其將畧而不具乎

二南辯

鄭樵夾論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于周南係之周南得于召南係之召南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盖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壯一區尚染紂惡惟西

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鐘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釋鐘鼓亦類雅之南爲二南徽出巳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舞箾南籥者杜預釋左氏亦如南籥爲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爲南箾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

有所謂胥鼓南（鄭註謂南夷之樂豈有教世子而用夷樂）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衰之詩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　鄭樵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

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盖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于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會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喜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如序剥其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大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既爲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咏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王國風解　歐陽脩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

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絶于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于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于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衞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亡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詩疑

陳繼儒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删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删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與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畱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酧酢之閒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艸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栁不賦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蓋祖于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

推巳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范蔚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于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于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縣畫小訛[illegible]日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詞一人之舌而約束[illegible]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育

師儈文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艸木魚虫之數乎宜其崎嶇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己乎夫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宿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吾以爲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也

豳風辯　鄭樵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删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檜曹豳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巳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豳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于匪風思周道也曹終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滛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于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邠風邠雅

豳頌聖人以豳詩列于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于雅也所以繫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曰七月鴟梟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罷豳風七篇自鴟梟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豳雅頌豈不爲有豳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豳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豳之風同出于周而分于西

十五國風上　　卓爾康

周召之名南何也國風惟二詩可絃歌以合韶武其餘十三國備覽觀示勸戒耳鶉奔相鼠寓目而足何

又入絲竹乎故十三國名風而周召名南南為午風又曰俊風夏小正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衛敬仲之言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不爲無據然當時文王之化自西而東自北而南無不滲被而獨曁以南隘矣嘉靖中南海黄佐氏之言曰南樂詞名鼓鐘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見樂有舞南籥者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武塘陸埛氏意與佐同此知其名矣而未識其義也二南而後次

以邶鄘衛次以王次以鄭齊魏次以唐次以秦檜曹而豳終焉王王矣國史不默定一尊而號之曰王傷其有不王者也文武之時王盛矣而臣王之曰周召孔頴達氏曰王身名無所繫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平王以後王衰矣而君王之曰王陳爲楚滅夷于縣公陳巳亡矣而春秋書曰陳災存陳以見亡陳也故立言之旨或微而達或婉而章或顯而晦或稱而譏士沐粱不嫌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塟不必也公在乾侯又也皆此志也唐晉風也稱唐何也夫子不

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盖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虞叔于唐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則晉之爲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總爲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總爲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而晉之名復

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故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治春秋以周天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周公稱魯始祖僖公爲魯賢君魯之可詩者莫此二公爾夫子之爲魯人也善則稱君周公之食踊采也名從主人故夫子著之于頌而悉

之于豳以舉魯之全耳或者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獨優禮秩太史不得采風行人不得貢詩者誤矣

十五國風下　　卓爾康

風之有十五國也孔穎達氏曰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于衛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後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據孔氏之見當有定論而究其旨第

曰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次而已雖過鄭譜遠甚總之無當于諸國也蘇子由之論次也曰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及以是說叅之齊先于晉而不通又叅之秦後于入國而不通又叅之陳後于秦而不通又叅之檜先于曹而不通則又曲折其說以自濟吁誰令爲之立此論乎近豫章鄧元錫氏六經皆有緒論頗窺作者之旨其說詩則各以重地爲次曰周召西都邶鄘衛顓頊墟殷都王東都鄭祝融墟齊古雍州表東

海魏唐古冀方堯舜禹故都秦岐雍地陳古豫方大皞墟檜曹兗豫墟此其説巳是地各爲重不相雄長至于論豳風亂而思治猶之康成家婢也然則何居乎曰諸國多東遷以後詩夫子志之以表裏乎春秋者也二南周文武始基之作也衛爲文王子康叔之國繼周召入相保釐之績著于有周且絜晉而長黎殄泰而親土地旣廣詩又早作亞二南長列國宜矣先邶鄘何也二國爲衛所滅皆衛聲矣安得不屬于衛擅滅人之國取人之地殺人之君春秋不許也以尊天王安得不著邶鄘故先衛不得不先邶鄘也邶

鄘小國而獨先衛挈之矣不然其夷于檜曹乎周自平王東遷王道衰而雅變政教號令僅及伊洛之一隅採風者等于侯國而謂之王勢也理也盖周室至此而天下一大變矣王室盛則二公行化統領率屬以翼戴一人而天子尊王室衰則齊晉狎主糾衆攜人以自爲雄長而五霸盛無五霸則夷猾夏臣弑君子弑父而天下亂有五霸則攘夷以尊周誅臣子以尊君父假仁義竊周禮而天下治是齊桓晉文周天子一時之所倚急也齊桓晉文之事孔子終春秋之所與也故著桓文之事迹而可以達春秋明春秋之

者而可以序十五國風之次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鄭者東周之首功也先晉而鳴舍鄭其誰當平王之初著戴周之續故王之後卽次以鄭楚氛甚惡伐鄭入蔡憑凌中原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十三年于是乎有北杏之會十五年會于鄄左氏書齊始霸也僖公四年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五年盟首止九年會葵丘而桓功立焉十七年而卒是齊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莊僖惠三王之時故次以齊晉抵魯莊公十六年王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僖公二年晉始見春秋二十五年重耳歸國而

二十八年戰城濮盟踐土晉于是始霸三十二年而卒是晉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十八年至二十五年之中故次以魏唐秦爲西翟僻處金方無志中國會盟魯僖公十五年秦穆公亦十五年始見春秋二十八年會師城濮二十九年會盟翟泉三十年從晉圍鄭至魯文公三年春秋書秦人伐晉而左氏叙其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六年而卒是秦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之世故次以秦陳鄶曹之爲國也地不大霸不及詩不多繫之于後微之也季扎之無譏者此也魏爲唐滅夫子不與唐

之滅魏也故先于唐以從邶鄘檜之爲鄭滅也猶之邶鄘與魏也不先鄭何也羔裘逍遥檜君詩也然則周召邶鄘衛者東周之次也王鄭齊晉秦者西周之次也衛其西周之舊乎巋然靈光矣王有風而周東周有鄭齊晉秦四國而不遽亡是四國者東周之棟也雖惡是能去之乎其序之先後也四國自爲之次也春秋州舉而國國舉而人人舉而子莫不因其漸進而漸與之吳子曰好冠來吳子少進矣爲其由被髮而能呼冠嘉之也秦而後楚爲政楚而後吳爲政使楚吳禮不夷號不王而各以其國詩從周太師之

採肄在學官則此二國者夫子必取于秦之後檜之前矣故春秋者傳心之典傾否之書也是以君子貴自立也終之以豳何也風之稱豳也以七月終豳俗豳之歸周公也以豳爲公采地周公之後于國風與商頌之後于魯頌也以夫子當詩魯親而諸國疎故魯之風與頌後于諸國商親而魯疎故商之頌後于魯以魯當天下故春秋凡書必先公而凡魯必稱我以夫子當春秋故春秋書宋督之弑不名曰嘉而字曰孔父是其先後同異之間適中其宜以聽自然人巧極天工錯夫子有心與不然也夫子無心與亦不

然也因諸國之自爲次而我序之者也

小雅大雅

楊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二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二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忻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

不二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謂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謂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謂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

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斥后所謂譏小巳之
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
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
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
當故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
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
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
垣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盖優柔委曲意
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

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詞盖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騷之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並

言也味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説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説

雅之爲言取義于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歎詞則雅爲正音可知 楊升庵集

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司馬相如傳

禮記宵雅肄三註宵小也

雅非有正變辨 鄭樵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參

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

高蒸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葢謂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惟周最備而周之興廢于詩爲詳葢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

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

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過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頌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謂祭

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地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僨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于郊而本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齋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李氏曰周有風魯有頌而春秋爲之作唐氏曰王風而魯頌詩之末也黃佐通解曰魯頌于朱子目詩之僭也愚則曰

頌之變也商周以告神明用諸郊廟而魯以禱其君用諸燕飲非變而何躋諸變風變雅之例可也古言云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特始也

丁奉曰編魯史者不亦有序矣乎首言駉馬見國富也富然後知禮故以有駜言燕禮夫禮必由文教故泮水繼焉有文必有武故泮水又言武脩服淮夷而有國之事畢矣然所以有國者祖宗也故其終篇推本上世錄閟宮

頌辨 鄭樵

陳休齋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于神明是其詩專用于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毖爲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頌後世楊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

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魯頌解　歐陽修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

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于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彊乎將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脩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于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强是矣豈

鄭氏之云乎

魯問

歐陽修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

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
荆舒徐人之事有見于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
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
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
鄭是時齊桓公方稱覇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
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
魯亦與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
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
乞師于楚楚爲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于
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

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

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遽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盖舒爲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艾南荆及群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

秋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
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
不求助于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
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于春秋矣詩孔
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
秋疎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
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
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商頌解　　　　　　　　　歐陽修

古詩三百篇始終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

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慽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慽曰憫厤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商頌

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盖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　楊子謂正考父作商頌韓退之亦云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鄭氏譜或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之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論

蘇頴濱

蘇氏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

也蓋嘗以爲周公之治天下務爲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其民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嘗求之于詩書之閒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

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易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

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盖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尊尊親親則近于弱終于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嘗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評詩品式　　楊升菴

木涇公云宋人有詩話而詩不振信乎斯言矣愚觀有宋諸家之賤杜詩謂句必有所指篇必有所屬如商度隱語者豈復有詩哉其不振也則宜余又謂詩句之有指篇之有屬如春秋之褒貶與釋例摘春秋一字而論褒貶與例則春秋掃地矣但當論其大義耳豈可云春秋無例乎春秋有例則詩亦有話矣子夏大序衛宏小序詩話祖于此前此魏文帝之典論顏延之注阮公詠懷詩鍾嶸之詩品沈約宋書文苑傳序皆詩話之高品也豈宋人之金針格珊瑚鉤可同日語哉

云詩解　楊升菴

張子問于楊子曰信乎夫子之說詩也曰宋無詩矣我聞曰詩者人之性情也宋信無詩也宋人其無性情乎楊子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性情欲其理也不欲其梏也是故周人理之宋人梏之張子曰何謂理何謂梏楊子曰性情者陰陽也陰陽者律呂也陽為性陰為情性為律情為呂發之以其陰治之以其陽生之以其呂成之以其律陰發而呂生則有好色則有怨誹陽治而律成則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是理之也是故風標其性情聊明其律呂而詩在其中

矣詩者持也持其性情理在其中矣宋人曰我不好色也烏得滛我不怨誹也烏得亂過求所爲理之也乃揣所爲梏之也故曰合之者理之也陰陽翕矣和順積而性情得矣析之者梏之也陰陽乖矣矯揉勝而性情隱矣人自隱之而性情爲始亡哉性情由水也道之斯利湮之斯害周人之詩也禹之行水也宋人之詩也鯀之行水也

論詩語醇疵　王世貞

藝苑巵言三百篇删自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未令人政如目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日居月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雝雝鳴雁旭日始旦○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良馬五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將叔無狃戒其傷汝○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清人在彭駟

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左旋右抽○女曰
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
康職思其居○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游環
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
道阻且長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交交黃鳥止于

棘誰从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憂心如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衡門之下可
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是
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鴻飛遵渚公歸
無所於女信處○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吉日維戊○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此鸞聲鏘鏘○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正月繁霜○父母
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蹴蹴周道鞫為茂艸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維憂用老○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職為亂階○缾之罄矣維罍之耻○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東大東杼柚
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
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漿○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祖是
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六
轡沃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有頍者弁○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鸞聲嘒嘒○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卷髮如蠆○終朝采綠不盈
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中心藏之何以忘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何不日鼓瑟○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王欲玉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女炰烋于中國○天不湎爾以酒○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無言
不醻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進退維谷○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旱魃爲虐如惔如焚○瞻卬昊天有嘒其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士民其瘵○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十千維耦○萬億及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厭厭其苗綿綿其麃○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旨酒思柔○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駉駉牡馬在坰
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振
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永錫難老○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白牡騂剛犧
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
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
增○黃髮兒齒○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相土
烈烈海外有截○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祿是遒○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獫歇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磬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直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之類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然然詩中有書書
中有詩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
詩也姑舉數條以例之詩語如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
夫夙退毋使君勞反是不思亦巳焉哉匪報也永以
爲好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
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

入諷議或摩事不爲成王之爭下士之式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
明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辯也書語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厥

篚檿絲厥艸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又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爲一章易語
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見輿曳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見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震來虩虩
笑言啞啞旅人先笑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
觀之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辯也抑不特此凡易卦
爻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
詩有理語而不腐則蒸民抑戒之篇也有事語而不
俚則七月甫田之篇也有情語而不淫則卷耳喬木

之篇也馮時可集

說部內篇

讀大雅之什而知文王之聖功深于武矣周公之知聖深于武矣

儀刑文王昰其末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其精也一念之敬而萬邦孚矣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兼之矣

詩之存淫奔也非小子所敢知意非其舊也示戒微而道愆重

凡詩刺譏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
詩删而風未易亡也屈氏志而惻枚李情而宛庶幾
哉雅頌則微或曰唐山郊祀非歟曰惡遠矣
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
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曰
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
百家存也傷暴歛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
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飢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
留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其言甚辯而嚴
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

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目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兖其死矣它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之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衆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